

影響，往往希、土兩裔工人同築一壩，並無意外事件。

物產以農礦業為主，也是主要的輸出品。農產有麥、蔬菜及水果等，水果中的葡萄、桔、檸檬最負盛名。礦產有銅、石棉、石膏，前年曾有兩船石膏運銷臺灣。臺賽間若能每年運來兩船石膏，運去糖和雜貨，當大有裨益於兩國間的貿易和邦交。

雖是島國，却無水產。原因是夏季溪流乾涸，非但淡水魚無法生存，沿海也以無溪流注入飼料，海鮮絕跡，以致四週皆海而海味反需輸入。

工業還在萌芽階段，一般用品自汽車至肥皂都靠輸入，每年輸入金額倍於輸出。彌補赤字的主要來源是：

(一)英軍龐大基地的消費。

(二)觀光收入——一九六三年觀光客達七萬人。去年以事變遊客裹足，但有六千名聯合國和平軍長駐，抵回大部份。政府對觀光事業頗有信心，航空站已在改建，環球聞名的希爾頓大旅社也在建造中。

賽島風光以四週地中海畔的沙灘最吸引人。內陸高山海拔六千餘呎，夏天避暑，冬季滑雪，也屬勝地。古蹟頗多，以美神維納斯最動遐思。她出生的海濱奇岩，神廟艷跡以芳泉浴池常使遊客留連忘返。學長們赴歐、非或中東，請願道賽島小憩，筆者當充導遊。

全島中國人大小合計廿人。除大使館職員及眷屬外，筆者一家是唯一僑胞。陳大使清文也是校友，曾任平院教授，通訊錄上尙待補列。

承辦土木建築工程

光興營造廠

經理 詹益壘

地址：永靖鄉光雲村永興路47號

### 徵信錄

一、友聲基金

旅美吳大懋、張思伸各捐一磅計二磅，兌新臺幣二二四元。

二、友聲經費

旅美吳大懋、張思伸各捐二磅計四磅，兌新臺幣四四八元。

旅美歐陽藻捐贈美金二十元，兌新臺幣八百元。

旅美邵濟華捐新臺幣伍拾元(邵夫人代捐)。

## 非洲訪問記行(三)

徐萬椿

### 七、訪喀麥隆共和國

#### (一) 喀麥隆首先獨立

喀麥隆聯邦共和國係一九六〇年元旦才成立的，那時間中華民國會派前經濟部長楊繼曾為特使專程去道賀，慶祝他們脫離了殖民地的地位，而正式開國成為喀麥隆聯邦共和國，是一樁非洲民族自決的大事，在新興國家中，喀麥隆算是最早獨立的(拉比瑞亞早於一八四七年就已建國)，有土地面積四十七萬四千平方公里，為臺灣全省面積的十三倍，而人口只有二百六十八萬，僅及臺灣省的百分之三十四，因之該國的人口密度相當稀落，每平方公里只有八點四人，而我們臺灣省則每平方公里已達三百五十人之多，我們臺灣真是太擁擠了。該國的主要農產為可可、樹薯、咖啡、香蕉、玉蜀黍、棉花、印度豆、米、花生、粟米、棕桐油等，礦產則有鋁，據云法國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鋁係仰給於喀麥隆，他們雖然有許多農產品，但

是產量甚低，生產技術相當落後，所以自由中國會派有農耕隊駐在喀麥隆，作為示範和推廣的中心，這個農耕隊係民國五十三年十月間才派出來，到目前為止(五十四年四月)，只有半年的時間。因為喀麥隆有部份國土靠大西洋，所以有漁業之利，自由中國也會協助他們如何去打魚，並派有魚船，實地打魚，並訓練喀國百姓以新式方法捕魚。這在農業上(農林漁牧)也是一大課題。

喀麥隆原屬法國殖民地，所以通用法語，當然本地尙有土語。我國人能講土語者恐極為少數。訪問團諸公中，雖也有通法語者，但為方便起見，外交部派了一位駐上伏塔大使館的秘書龔政定先生與我們在杜埃拉會合，作為訪問團的團員兼法語翻譯員，這龔秘書是個年青小伙子，從小就在法國，後來回到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畢了業，又奉外交部外放為上伏塔大使館的秘書。我們得到龔秘書加入，大家像是啞吧開了口，一切交涉應對就非常方便，語言之於旅行、訪問，

實在太重要了，比劃手勢或是畫圖，終究是因難重重。例如早上我們想吃雞蛋，就在紙上畫了一個橢圓形的雞蛋，但是侍者拿來的是一粒檸檬，這又能怪誰呢？

杜埃拉，是喀麥隆的大都市，耶抗臺是首都，前者好比我們上海，後者則若南京。我們到杜埃拉只是過境，目的地是耶抗臺，駐喀麥隆大使館經濟參事處施家福參事特地從耶抗臺趕到杜埃拉來歡迎訪問團，然後同機飛耶抗臺。施參事是留法的前輩，法語真是流利極了，而他那副熱誠的態度，真是令人感動，他知道我們陌生地到了杜埃拉，極需有人照料，我們一行於四月十日午後五時五十五分到了耶抗臺。駐喀麥隆大使吳世英博士、郭秘書、唐秘書、經參處夏秘書、喀國的禮賓司副司長、農業司司長均在機場迎接，當即引導入貴賓室，所有的入境手續均受到外交的禮遇，此與抵哥士蘆廬的局面，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心理上就充滿着對喀國良好而深刻的影象。出了機場，當即被安置在一座新開的獨立旅館，可能也是為紀念喀國獨立而命名的，這所旅館相當新式，房間均有冷氣，是四層樓的建築，可惜的是沒有電梯，每一個旅客必需走樓梯，也許是強迫中年人運動的措施。這裏旅館的侍者，當然都是本地人，他們拿行李的本

，可是當時麵包尚未出籠，留一車取麵包，夏秘書施參事則與大使館的本地雇員，漁業隊鍾隊長同乘其座車出發，以其座車寬暢，並邀曹繼維團員與其同車，我們兩車則先行。當時此種調度，筆者不悉，筆者係坐於兩車之後一輛，相距五十公尺而行，對於司機則給予香煙口香糖，以助其精神，並由龔秘書說明，車速每時不得超過六十公里，返耶抗臺後從優給予小費，如此司機非常服貼，完全依照我們的意願行駛。原先坐在前車的曹團員，上路之後我發現已不在前車，因為他是禿頭，非常易於發現的，可能他與施參事同車去了，話未說完，施參事的座車飛速超過去了。

耶抗臺沿公路出發，有一段相當好的柏油路，大致五十公里以後就是土路，那裏有個小村庄，名阿排拉(Obata)，這天正好遇上趕場，黝黑皮膚的本地人穿着白色，花色的服裝，在市上做買賣，貨色可也不少，有吃的，穿的與用的，其情形與我們貴州苗人趕場相似，我們為着好奇，並且給司機有休息機會，所以兩車都停了下來，以湊喀麥隆朋友的熱鬧，當然我們也不能休息太久，還與趕十一點的豐收典禮呢！一路上都是荒地，有灌木叢林，也有野草叢生，間有野生香蕉與木瓜樹等生長其間，但是絕無耕作之農場，本地朋友的住宿，只是方形泥牆草簷，既無門窗，亦

領可真不小，兩手提着皮箱，頭上還可頂一個箱子，由地面層一直可走到四層樓而毫無倦容，這些友邦朋友的體力，可真了不起。

我們一行在旅館安頓之後，就去大使館及經濟參事處作禮貌的拜會，吳大使與施參事分別給訪問團介紹喀國的政治民情，晚間並有施參事作東為訪問團諸君洗塵，以後幾天大使館吳大使與韓秘書又分別以中國飯招待，並經常在經濟參事處打擾。在喀麥隆的經濟參事處，像是訪問團的團部，又像在自己家中，這一夥在喀麥隆的中國人，真是水乳交融，無分彼此精神上愉快極了。

## (二) 慶豐收汽車肇禍。

四月十一日，訪問團全體晨間六時便起床，以便七時出發赴南港依波閣(Nanga Eboko)農耕示範隊參加豐收典禮，自耶抗臺至依波閣單程一百八十公里，我們預備四小時之內趕到，就非常理想。鑒於歷次非洲車禍嚴重，訪問團諸君是極具戒心的，而且大家諱莫如深，連車禍二字都不敢提起。我們一行八人分乘兩車，先去經濟參事處報個到，約同施參事，夏秘書等的汽車同行，因為恐怕參加典禮的人多，午間糧食不夠，就在經參處隔壁的麵包舖訂製大批糧食無傢俱，都是席地而坐，或是躺臥於戶外，看去生活簡陋，尚不能與我臺灣山胞生活相比，但是他們現在是獨立國家，百姓都有民權，只是生產低落，更談不上生產技術，為此弄得貧窮，這可能還是殖民地被奴役被榨取的結果。我們要協助他們，我們要給予生產技術的指導，使他們能够生產足以生活的糧食，維持最低人類生活的水準，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訪問的對象。

由阿排拉前進約莫十餘公里，我們兩車被迫停止，前面已停有若干輛汽車，大概車多路狹，一時不能疏通所致，在烈日下我們也不願跨出車門，就坐在車內等候疏運吧，司機倒覺得着急，走向前去查看究竟，我看他不久就氣喘喘回來，說了幾聲青青，我知道那是說中國中國，龔秘書說中國車出了車禍，我們才一擁而前去觀看，果真是施參事的座車與對面來的卡車撞個正着，車頭撞毀了風窗玻璃完全碎落在地上，方向盤折彎了，駕駛桿也彎了，儀器板整了，前座位插入了儀表板下面，座墊上還有兩灘鮮血，車上一個人也沒有，這下可把人弄急了，睹此情形，人員必定受傷，而且可能極為嚴重，據云傷者已另有汽車送往醫院急救，訪問團馬團長當機立斷，兩車分成兩組，一組繼續前進參與豐收典禮，一組即去照料傷者。筆

者與武、龔兩君回頭去處理傷者，當時心情緊張極了，但是汽車司機仍然予以嚴格控制規定車速，以免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後果，我們問了司機，最近的醫療站在何處，他說就在阿排拉，當我們趕回阿排拉，詢問了當地人士何處有醫院，原來就在路邊，我們又急沖沖的去詢問，一位護士模樣的黑姑娘與醫生身份的先生與我們招呼，龔先生以法語問他們適才有無汽車受傷的人來就醫，回說沒有，不過由此朝西去六公里，則有醫院一所，似可去探問，我們稱謝告辭，又急急地朝著所指示的路線而去。

這個六公里可真比其他的六公里為長，我們既怕汽車開快出事，又怕過頭誤事，一種矛盾的心理從中作祟，最後終算找到了一所醫院，該所醫院，就診的人相當多。看去規模還不小，在這種窮鄉僻壤有如此醫院，在鄉村衛生而言，該是相當不錯的了，我們急急地去詢問，有無汽車出事受傷的人來就醫，回說沒有，因之我們趕緊回耶抗臺，先到經參處，門戶緊閉，大使館也全部下鄉，我們又轉回旅館查詢醫院，回說在耶抗臺只有一所醫院，是公立的京都醫院因為轉輾查詢，當我們到達京都醫院已是十二時多了。我們在外科病室的走廊上找到了三位受傷的人們，六人見了面，眼淚都要掉下來了，他們都只受點輕傷。

曹嶽維左眼上下眼皮縫了五針，綑帶包起來了，衣襟和褲上血漬斑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在那裏發呆，施參事仍然躺在鐵製的手術臺上，也在走廊，出血

不多，只是座骨與手臂受點震動，但是不能動彈，鍾隊長受傷最輕，也眼泡嘴腫，六個親人見了面，我們先道了喜，然後再問傷，看了現場的情形，實在不該只受這點傷，還是大大的運氣！我們在走廊上談，裏邊手術室裏尚有一位重傷的司機與大使館的一位雇員在療傷，他們在裏邊大叫，因為此地外科施行手術有點硬做的。據曹兄說，他們縫合不打麻藥，就以尖針刺入皮膚，裏邊大叫大吵，大概也在硬做，說時尚帶有受到委曲的語氣，但他自己也很覺得幸運，這條性命是檢來的。講起迷信來，他算是過了關，我們稍稍談了幾句，因為傷處均經包紮，就分別回旅館和經參處，一場大禍算是消除了。

### (三) 農耕隊成績輝煌

駐喀麥隆的農耕隊係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底才派來的，由農業專家董諱東任隊長，董隊長出身中央大學，在臺糖農業工程處任太保農場場長起家的，又任過臺糖派駐越南農業技術顧問，現在派到喀麥隆來，可說深慶得人，他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在經濟參事與大使的扶植之下，成績已經拿出來了，農耕隊有五甲土地，已盡量地利用，水稻、蔬菜、西瓜、帶豆、玉蜀黍、茄子、蕃茄、花生、東瓜、蘿蔔，一應俱全，不獨產量甚好，而且品質優良，尤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拿出這麼多的農作產品來，不獨喀國政府滿意，我們政府也值得驕傲的。隊員們住處，簡單樸素，吃

### (四) 漁船隊訓練有功

喀麥隆有一部份國土靠大西洋，杜埃拉就是靠港口的一個都市，所以就有漁業之利，我國曾於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與五十三年八月分別派了兩條相當噸位的漁船到喀國來捕魚，使喀國民得享魚米之樂，這由兩艘漁船所組成的漁撈隊係由鍾玉麟兄任隊長，他是漁撈專家，另有兩位船長，余炳佳與馮鏞兩君擔任，兩船共有船員六十四名。自從到達喀國之後，一直都在海上作業，所有漁撈的水產，則全部供應喀國政府，作為改善營養的措施，除了此項任務之外，最重要的為訓練喀國國民，成為遠海捕魚的能手。當然漁撈作業，並不簡單，要養成駕駛員、輪機員、漁撈員，和各種水手作業的人員，這些人員要有尋找魚羣的本領，要有冷藏作業的常識，說來可真不簡單。這幾年來喀國的百姓，稍具相當知識水準的人員，已經隨船訓練，希望不久便能單獨作業，這才是我國漁船隊駐

的營養豐富，工作努力不懈，只是在離耶抗臺一百六十多公里的南港依波閣鄉下，與蚊子、小蟲、蒼蠅搏鬥很辛苦。稻谷快成熟時小鳥在南非洲只找到這小塊稻田是最好的糧倉，它們停在稻穗上吸稻漿，那是最營養的小鳥食糧，隊員們辛苦地種了出來，被小鳥吃了實在可惜，所以人隊員們還得想法去趕走那些小鳥，用小鐵桶敲敲打打，用木棍旗張恐嚇，但是效果不高，後來又從國內航運到一批尼龍網，把他們張在稻田裏，小鳥從遠處飛來看不見尼龍網，一旦看到，已經自投羅網，可憐小鳥的頭已鑽入了網眼，進退不得，就成為隊員們加餐的作料。

豐收典禮就在四月十一日的午間舉行，在農耕隊的範圍內陳列了上述各種產品，最別緻的是一業業的稻穗，成堆的大西瓜、大東瓜，一筐筐的花生、玉蜀黍、茄子、蘿蔔，像是一個農產品的供應中心。那天準備了威士奇洋酒，各種冷飲、茶水、餃子、包子，和麪包、刀叉盤杯，手巾，一應俱全，像開展覽會，又像辦喜酒。那天到了喀麥隆的總統、副總統兼總理，五個部長，政府各級官員與農民五百人，在農耕隊的範圍以外，還佇立了幾百人，那是不在供應範圍的，原來喀國總統也去了，老百姓都來瞻仰總統與政府各要員的風采，真是人山人海，總統與總理和部長們都講了話，因為講的法語，筆者一點也不懂，不過大致的意思是祝賀農耕隊的成果輝煌，在短時間內能種出這

喀的真正目的所在。

訪問團到了耶抗臺，也享受了魚米之香，農耕隊的米，漁撈隊的魚，也分別送到了，大家分享了我國駐外農業大使的甜菜。

### (五) 副總統期望殷切

訪問團到喀國之後，與該國政府接觸頻繁，外交部，農業部，經濟部，內政部，當然我國駐喀大使吳世英博士是一切接觸的接線人，最後我們去拜會了副總統兼總理查理艾沙萊先生 (Charles Assale)。

總統府在耶抗臺的高崗上，耶抗臺就是小山坡構成的城市。最近幾年，也是一九六〇年獨立以來所建的，主要街道已鋪了柏油，若干仍是高級的細沙路，市面情形尚不錯，使館區的建築相當有規模，當然政府機關的房屋也很好，但在市區仍然遺留着為數可觀的土牆平民住宅，我想再過若干年便會拆掉。

總統府的建築，在喀麥隆的政府大樓中是最考究的，是二層樓的建築，門口警衛森嚴，屋內一直到副總統的辦公室，沿途都站了衛兵。這種官式拜會，當然事前經過安排的，當我們汽車到達門口，衛兵長就喊口令敬禮，進入大廈之內，則是分段敬禮，黑黝黝的身軀，穿着白色的制服，也曼神氣的，筆者隨團行

進舉手還禮。進入副總統的會客室，陳設堪算講究，

冷氣也甚標準，這位副總統兼總理墨黑的臉孔，穿着白色的長袍，年紀已有六七十，蓄着短鬚子，態度非常和藹，與我們每一個人握手，隨即在靠近屋角沙發坐下。我們團長便把這幾天看的談的向這位副總統報告，並有翻譯人員譯為法語，這位老先生頻頻點頭，並不時以牙咬指甲，大概是一種習慣。

最後艾沙萊副總統表示豐收大典的那天貴訪問團出了車禍，表示很抱歉，但是豐收的成果，可真滿意，他說喀麥隆很貧窮，因為幾百年來金礦未有開發，他們沒有技術，也沒有經驗，更沒有經費，最近各友邦的技術援助，使喀國不斷的進步，財富逐漸改善中。他說：『我所說的金礦是我們諸大的土地未有去耕種，我們共有九百萬公頃的土地適於耕作的，可是都荒在那裏，我們又非工業國家，自談不上工業產品，只有靠農業的生產。我對農耕隊的工作感到非常興奮，使我們的農耕隨之改進，貴國不但對農耕方面作示範的工作，而且還在漁業方面給我們甚多的協助，個人非常感激。我現在代表本國總統及國民，向貴國蔣總統致敬！』我們隨即告辭，算是結束了在喀麥隆的訪問，第二天早上一行除曹獄維兄留喀養傷外，其餘便離喀麥隆轉赴查德共和國繼續訪問。

## 看西德——闖美國

沈繩一

第二次大戰二個慘敗國家，日本及德國，現在是欣欣向榮，我覺得美國可以不去而德國非去看看不可，他們以殘垣中如何建立起來，足為我們「慘勝」國家參考，借鏡，何況德國人對我們中國人的感情一向不錯，據一位荷蘭老華僑說，大戰中德軍在佔領區內看見東方人的面孔，分辨不清，即索看護照，見是中華民國的僑民，即不查問，態度非常客氣，因荷有印尼人，目前的處境又跟我們相似，好好的，一個國家分成東西二德，一個地獄，一個天堂。涇渭分明，人民看得很清楚。祇有東往西逃，每逢年節，而西德之探望親友人潮，身歷其境者，莫不見之淚下。

我之到西德，是利佛浦港務局領港監督知我對港口電子導航設施非常有興趣，乃建議我到漢堡考察，他也在三個月前才看了回來，並放了一部他考察時的記錄影片，有直昇飛機接送領港，全套雷達導航、浮標失效自動探測電子系統等等。他說英國太舊我愕然心動，及後在北歐幾個國家跑了一圈，在攝氏零下二十多度天氣，港口大都封凍，除航海學校，自由貿易區，裝卸公司，甚之海圖製法，漁業冷凍廠，浮標瓦斯工廠等到看了不少，但港務方面並不多，因為臺灣基、高、花三大港是永遠不會被凍的。

因此我覺得有說明的必要，即做了二個報告一送日內瓦聯合國歐洲總部，一送紐約聯合國技協局，一方面向本國政府備案，請求經到漢堡考察。意料希望很少，因為有幾個原因：第一，我原本在英國三個月，後來奉電續到北歐繼續考察瑞、挪、丹三個月，延長了三個月，一共已經有六個月了；第二：經費年度已過了一年，再延長恐預算有困難，第三：時間短促，僅僅祇有三個禮拜，我就結束返臺。恐怕來勿及安排。以為是盡盡人事而已。

當我在丹麥愛斯堡最後一天時奉到該國外交部電告即返丹京，已安排繼續赴漢堡，這一喜非同小可，另外還有個副作用，我弟弟有位女友在漢堡，曾奉嚴命如有機會，必須去「相親」一番，雖然我知老人家對洋媳婦總覺得有一點生活不習慣。我即在愛斯堡打了一個電報給她，何時到漢堡。一方面搭火車重返哥本哈根。

到丹京是星期日，外交部不辦公，我即去通濟隆公司換領機票，到德簽證已代我辦好，並轉我日內瓦聯總一封信，命先到法蘭克福報到。而通濟隆已洽妥下午四時飛法蘭克福。這一下改變時間急迫，趕緊到附近火車站內有電報房，發電致法蘭克福負責人告機